



□崔秋立

梁思成先生对晋祠中的“鱼沼飞梁”有如下点评：“此式石柱桥，在古画中偶见，实物则仅此一孤例，洵为可贵。”所谓“孤例”自然就是独此一例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梁先生乃建筑学大家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集大成者，曾与林徽因先生一同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踏遍200多个县，阅遍亭塔楼阁，包括中国古建筑营造法式典范的应县木塔。他所称孤例，可以为信。

“鱼沼飞梁”其实是晋祠圣母殿前的一座桥。所谓“鱼沼”是指桥下泉池，所谓“飞梁”即水上之桥，始建于北宋时期。亦有人举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的记载，谓此桥建于南北朝，那就更加了得。论起存世的古桥，如赵州桥，始建于隋代，因其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之上，故气势恢宏，结构合理，坚固耐用。而眼前这座“孤例”则是依园中主体而建，为园林架构之所需，讲求设计精巧美观，与主体建筑和谐映衬。古代官殿门楼前往往有水，有桥，但多是纵向单体，晋祠圣母殿前的这座桥与之不同，呈十字立体交叉状，东西为干，宽阔平坦，与大殿正门相接；南北下折，如鸟之双翼，振翅欲飞，故称作飞梁。东西南北相互交叉，被誉为史上第一座立交桥，故而被梁先生称为“孤例”。这“鱼沼飞梁”的名字起得好，充满诗情画意，极具动感意象，听上去可比冷冰冰的“立交桥”灵动得多。

鱼沼飞梁的一头，即是晋祠的主殿“圣母殿”。晋祠是晋王祠，但主殿供奉的是晋王唐叔虞之母、姜子牙的女儿、周武王之妻邑姜。晋王自己的殿堂则在晋祠的一侧，并且远不及圣母殿之辉煌，是为何故？并无史书记载。有传说邑姜为水神，供奉在此，是为保晋水千秋万代永不断流。如今晋祠内难老泉虽无喷涌之势，却也潺潺不绝，当然，所谓“圣母”保佑之说只是传说而已，不足为训。其实按常理亦可理解，因这邑姜不仅是晋王唐叔虞之母，更是周武王之妻、周成王之母，身份较之晋王更加显贵，故后人重建晋祠，似也应将邑姜奉为至尊。

尊卑贵贱且不论，这圣母殿在我看来亦属“孤例”。一眼望去，虽不特别恢宏，但别具一格，是常见的重檐歇山顶，且这突出的飞檐面积特别大，像一顶翘起的宽边大檐帽冠在大殿之上，与五台山唐代佛光寺的飞檐颇为相似，可见宋代建筑仍有唐时遗风。它的特色在于，正面的房檐两边高，中间低，像是因年久失修、横梁不能承重变形所致，有些令人不安。但导游介绍，这其实是一种建筑艺术，叫“柱升起”，支撑飞檐的八根廊柱成等差排序，从中间到两边，廊柱由低到高各相差6厘米，故而形成两边高、中间低的视觉感。大殿飞檐及廊柱门窗都是原木色，没有油漆，十分古旧沧桑。当然，圣母殿还有一处恐也是“孤例”，迎门上方一块横题的匾额，四个字“三晋遗封”，是著名的叶赫那拉西太后所题。她在庚子之乱仓皇狼狈之中到了山西，得到晋商的资助，估计心情好了许多，因此这字迹倒显得气定神闲。

然而这一切都还不是最让我震撼的“孤例”，最震撼的是杵在圣母殿和晋王殿里那一排排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的彩塑小美人。

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，看过不少庙宇殿堂，其中自然不缺雕塑，但极少能让

我驻足。我从心理上不太接受宗教类雕塑和绘画，且不论那些凶神恶煞状的怒目金刚、十八罗汉，即使神态安详的佛祖菩萨或是飘逸的飞天，也总是让我感觉有天地之隔，不写实、不友好。而我们古代的雕塑，却多在庙宇佛窟中看到。但晋祠中的彩塑，则都是些世间凡人，五官神态、身高比例，一点都不夸张，就像生活中的邻家少妇。包括供奉在殿堂主位的圣母，也并没有被天神般的光环笼罩，只是一个端庄的人间美妇人，盘坐在大殿中央，竟显得有几分小巧。33尊雕像身份各异、角色不同，有侍女印官，也有优伶杂役，每个人都有切合她们本分的表情、仪态。进到殿堂，所有导游都会推介雕塑中的一个优伶，她有一张半笑半哭的脸，身处戏台，身在人间，人间水深火热，台上强作欢颜。高超的工匠表现哭和笑并非难事，但把两种对立的表情集中在一张脸上，既反映出二者矛盾，又看上去总体和谐，则不容易。据说此面孔曾引起梅兰芳先生极大兴趣，他还从中寻出许多创作灵感。

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彩塑其实还不在于圣母殿，而在晋王殿——唐叔虞祠。唐叔虞祠建在一个高台之上，进门楼便有一个过道，过道两旁有两排木栅栏，十四尊女伶彩塑一边七个，分列在这栅栏的后面。这栅栏设计得有点糟糕，打散了人们的视线，使你不能一眼看清彩塑的形体面容。但当你停下来，透过栅栏的间隙看进去的时候，我想每个人都会被里面的景象惊艳到。

这组被称作“元代乐伎”的彩塑，是一支完整的乐队，一边是“管弦乐”，有笙、笛、胡琴、琵琶、古琴等；一边是“打击乐”，有手鼓、铙钹。如果说圣母殿的彩塑尚属宫廷佳丽，这些乐伎们则完全是世间平民。她们体态丰腴，眉清目秀，口似樱桃、鼻若悬胆，但细看并不雷同，身材有高有矮，眉眼神态各异。看她们的表情动作和专注度，仿佛不是静态的，而是正处在一场演奏之中，并且是一段平缓抒情的乐曲。元代发型、服饰有何特点我不懂，但只是感觉乐伎们的流线衣褶非常得体，蛮符合人体解剖学的要求。在中国古代雕塑中，手和脚被普遍认为是最易失真的地方，这一组雕塑却都表现得较准确，至少没有明显不适。特别是笙、笛的演奏者，五指按在音孔上，手型准确而优雅。这组乐伎彩塑直接颠覆了我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印象，没想到我们古人一样能做到真实而平凡。为何在晋王殿中呈现这样一组雕像？我猜想大概并非因生于西周时期的唐叔虞喜欢戏曲，只可能与元代戏曲杂剧兴盛相关。元杂剧是中国戏曲发展中的一座高峰，以“北曲”为盛。山西是古代戏曲大省，现存的古戏台十有八九在山西。这组雕塑，可现当时戏曲盛景。

此组彩塑除去两个侍者，正好是十二乐伎。想起前些年有个名为“女子十二乐坊”的乐队曾流行一时，这晋祠倘做文创，大可将这元代乐伎搬上银幕或舞台，一定美轮美奂，比那十二乐坊更加轰动。

仅凭这些“孤例”，晋祠便值得好好看一看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□肖复兴

石湾走了三年了，他是三年前的2019年初夏时分走的。石湾年长我六岁。他是文坛的一员老将，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坛建设与发展参与者和见证人，很多新老作家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记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，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，我们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那时，他在《新观察》杂志当编辑。《新观察》的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在我们促膝交谈的时候还抓拍了一个镜头，成为那个除旧布新时代难得的纪念。

那时候，我初学写作，刚刚发表作品，只是一个雏儿。石湾鼓励我写下去，并希望我能给他们《新观察》杂志写稿。他还专程到我家找我，我家住在洋桥，很偏僻，过陶然亭，往南只有一条白杨夹道的小路，还要过一个铁路岔道口。他是骑着自行车从北城到我家的，这一路不近，见到他一脸汗珠出现在我家门前，我心里很感动。我知道，那么远，他来我家，不是为串门，是鼓励我坚持写下去、写好一点儿。他似乎比我自己还要相信，我可以写下去，而且，能够写得好一点儿。在我最初的写作生涯中，给予我真切关心和鼓励的，除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辈叶至善先生、《北方文学》编辑鲁秀珍大姐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胡容大姐、吴光华先生，就是他——石湾了。

几年后，1986年初，我写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们曾经相爱》。那是我读完雨果的长篇小说《九三年》之后，有感而发，写我从小居住的粤东会馆大院里发生的故事。我觉得稍稍能够拿出手，将其交给了石湾，希望没有辜负他对我一直以来的鼓励 and 希望。那时，他调到作家出版社做编辑室主任。他很快读完我的书稿，觉得写得不错，可以出版。可是，到我家签约并交谈书稿具体出版事宜的，并不是石湾，而是新到他们出版社的杨德华。听了杨德华的讲述，我才知道，因为杨德华初到出版社，人生地不熟，石湾便把自己的资源给了他，让他能够立刻上手工作。我这部石湾已将审定完的书稿，便交到杨德华的手里，由他做责任编辑。我不由得感慨石湾的为人善良与厚道，以及对年轻人无私的帮助。我真的很幸运，在我初涉文坛时遇到的编辑，无论叶至善或吴光华先生、鲁秀珍和胡容大姐，还是石湾，都是这样的人。

其实，得到石湾这样关心和帮助的作者，不仅我一

【名家背影】

## 雨暗残灯棋散后——小记石湾

人。当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汪曾祺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黄油烙饼》，便是经石湾之手，刊发在《新观察》杂志上的。那时候，汪曾祺先生尚未爆得大名，《新观察》的领导戈扬老太太没有相中汪曾祺和他的这篇小说，小说差点儿被她毙掉。为此，石湾和戈扬老太太大吵一架，最后小说勉强发表，却被排在杂志的末条最后几页，让石湾气愤不已。如今，这样为一位作者的一篇小说敢于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拍案而起的编辑，很少见到了。

莫言的第一本书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也是经石湾之手编辑出版的。据说，石湾约

莫言到作家出版社商谈这本书的出版时，莫言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出版一本小说集。那时，石湾组织了一套“新星丛书”，一出二十多本，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文坛新秀，莫言是其中之一。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，从来都是做编辑的两种路数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我会和石湾在同一座大楼里上班，又能在同一座宿舍楼里居住。那是我调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之后，我们的来往便多了起来，常会在办公楼的电梯间相遇，或在宿舍楼外散步时交谈几句。流年暗换，不觉之间，我们都在慢慢变老。他早我几年退休。退休之后，除了写作不断，他在老家常州盖了房子，几乎年年都要回乡住一段时间，过着几乎半退隐的生活，“涧深松老忘荣谢，天阔云闲任卷舒”。不过，我看得出，他有些寂寞。我不知道，他当了一辈子的编辑，曾经帮助过那么多的新老作家出过书，那些曾经得到过他帮助和鼓励的人，是否都还能记住他？我想，石湾的经历比我丰富得多，老眼见惯往来人，他或许不会计较这些。不知怎么，想起石湾，杜牧的一联诗有时会掠过眼前：雨暗残灯棋散后，酒醒孤枕雁来初。想起雁来之初，往往只是残灯人散对比之后的感叹吧！

总想起这样一件往事。2007年春节，我因车祸脊椎骨折躺在天坛医院的病床上，石湾闻讯赶到医院看我，没想到，他还特意带来了杨德华。那时候，杨德华已经病魔缠身。那一晚，见到他们两人，我心里很感动，想起1986年第一次见到杨德华的情景，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。再想想第一次见到石湾的情景，已经是近三十年的光景过去了。交情最向贫中见，世事常于病后齐。

如今，二位都已离我而去。我常常会想起他们。